

四書五經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書五經

(宋)朱熹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1.125 插页 4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

ISBN 7-5325-2070-6

B·263 定价: 60.00 元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灋。婦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倪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

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命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四書五經

大學

中庸

論語

孟子

周易

書經

詩經

禮記

春秋

目次

大學章句序·····

大學章句·····

朱熹

一

目次

—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
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之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
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未嘗
富。推以及人。言明之德。新民。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
然之極也。言明之德。新民。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
一毫人欲之私也。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者。所志
定。向靜謂心不放。此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以止。志有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
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人於善而無自欺也。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事物之
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
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自天子以
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齊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下。皆所以脩其身也。齊自天子以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之。凡五字。二百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不可誼今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作六反。某詩作縹。句晚反。韻音阿。闕下版反。喧。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荷倚美威貌。與也。斐文貌。切以況反。鄭氏讀作咬。喧。使成形質也。磋以錐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罔武毅之貌。櫛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克治之功。拘擥戰懼也。威可所以得之之由。拘擥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洛。戲音鳴呼。樂音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注洙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益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忘好上聲。謙讀為慊。苦切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母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也。言欲自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去惡。皆務決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他人所不知。而求己之獨知。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益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間音閑。厭鄭氏讀為壓。○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可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言雖幽獨之中。而不可不謹其獨也。

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不可不謹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而善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未盡。則非己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懣。勃值反。好樂並去聲。○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其用之所行。或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赦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讀辟
為僻。惡而之惡。赦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
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故諺有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音贊○此引書而譯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二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於國之效

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其所好而民不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從矣嘵嘵也故治國在齊其家上文結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詩周南桃天之篇天少好貌蓁蓁茂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詩云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

其味深長。
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而民興孝。上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者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一。復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絜先並去聲。○此覆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上文絜矩二字之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不忠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推之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起。而推之。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謬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與戮同。○詩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詩云殷之未喪師。克不能絜矩。而好惡殉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去聲。○詩文王篇。言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篤言眾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可不慎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衆君以德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而本上文外本內末。爭民施奪。益財者人之所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

以為寶。楚書楚語。言不實。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

亡在外也。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

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連拂疾也。殆危也。言

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急。未詳孰是。遠去聲。○若

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好

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

泰以失之。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理切。蓋至此而天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恆

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

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

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殖貨，以得

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

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中

庸

(宋)朱熹章句

